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91/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三)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一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三)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八

后之五葬

晉褚后

晉康獻褚后河南陽翟人也父哀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瑯琊王妃康帝卽位立爲皇后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請於是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逆之日自如家人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書義謂父尊盡於一

史纂左編卷五十八

晉書

一

林

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旣冠太后於是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戸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荅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蘭文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旣冠乃歸政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大元九年崩於顯陽殿年六十一

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澡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毋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識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更勅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蚕室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廷後為皋室齋夫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十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舉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膏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

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劬大臣知指白立許倖仔爲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史記卷八十八

四

華

成君即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難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搗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藥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詔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

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後五年立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爲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記卷八十八

八

五

魏毛后

魏文帝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明悼毛后河內人也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帝卽位立爲后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卞太后慰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

史纂左傳卷八

六毛后

六

郭

祀矣虞氏遂紉還鄴宮封后父嘉博平鄉侯弟會附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崇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容止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勿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

晉羊后

惠羊后泰山人賈后旣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旌與秀合族又請結於秀故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后父羊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粦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變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關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職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

史纂左傳卷八

六羊后

七

郭

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
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謫天下顯
見表大怒乃遣人收繳駁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
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
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
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
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
皇后固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
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
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
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
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
愛寵之生二子而死僞諡獻文帝后

卷之八

皇后

八

唐王后 附武妃

玄宗王后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
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
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諍短者帝密欲廢后以
語姜皎皎漏言卽死后兄守一懼爲求厭勝浮屠明
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
後有子與則天比事覺帝自臨勃有狀廢爲庶人賜
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
阿忠脫紫半臂易斗匙爲生日湯餅邪帝憫然動容
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譔作翠
華集卷之八 唐后 九

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惠妃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宮帝卽位愛得幸時
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初帝在潞趙
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及
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生太子瑛而皇甫德
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而妃
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私
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讐不
共天春秋子不復讐不子也陛下欲以武爲后氏何

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
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靡
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
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
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
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
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
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
不果立妃生子必秀疑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及生壽
王帝命寧王養外郎又生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唐書

十一

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
死惠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

唐郭后

憲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
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八年羣臣
三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後廷多嬖豔恐
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穆宗嗣位上尊
號皇太后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
宮門為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
駢壅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
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
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帝崩中人有為后
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可選
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實曆
倉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
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
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并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
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
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母
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
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唐書

十一

武抃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翼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議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帝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皞終不撓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於廟

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

史纂要卷夫

八

三

史

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旣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旣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旣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旣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旣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旣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受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論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官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克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克發策使尚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

史纂要卷夫

八

三

史

丞蘇轍攝太尉克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克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克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克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閣門祇候在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久之劉嬖好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

唾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繡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坐有愠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撒婕妤好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好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好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薨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古

南

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順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宜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

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漸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適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五

北

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徽元通和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漸李回及

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迎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懷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无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楊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楊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官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子太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嚴陞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途驚懼朱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修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

帝還宮即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爲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機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其事機得遷秩帝幸建寧命金書樞密院事鄭穀衛太后繼發比至帝幸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箱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珪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蕪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即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太台縣徑趣洪州康珪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珪俱遁兵衛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關縱火肆掠土豪陳新舉

衆圍城康王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
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聞罷康王命盛益李回代之
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
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
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
思迎歸太后至越帝新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
臣治狀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咒
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
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
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誣誣雖嘗下詔明辯而

史記左傳卷六

八卷

大

林

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
帝也帝聞之悚然後迺更脩神宗哲宗實錄始得其
正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
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即范肅與忠
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於太后如母
子安得有此卽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
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四月崩於行宮之西殿
年五十九遣命擇地攢殯俟軍事寧歸葬園陵帝詔
曰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凡喪祭用母后臨朝禮
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殯

于會稽上皇村附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上
三年改諡曰昭慈聖獻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
緡而止幸南昌斥賣私絹三千匹充費尋詔文書應
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羣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
忠厚且顯謨閣臺諫給舍交章論列后聞卽令易武
命學士院降詔戒救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
至私第謁見幸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
嘗陳請初后受冊日宣仁太后歎曰斯人賢淑惜福
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史記左傳卷六

八卷

元

沈

金徒單氏附定哥阿懶等海陵諸亂

金海陵嫡母徒單氏宗幹之正室也徒單無子次室李氏生長子鄭王克大室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謹相得歡甚徒單雖養克爲己子克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克嗜酒徒單常責怒之尤愛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與徒單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及弒熙宗徒單聞之愕然曰雖帝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入宮見海陵不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徒單與大氏俱尊爲太后徒單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二年徒單太

後生曰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坐客語大氏臨

手

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愈深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於上京徒單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太后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毋相忘也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往上京奉遷山陵海陵因命永壽宮太

后與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

寧海陵謂玉曰醫巫間山多佳致祭莫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流沙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於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痛笞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親扶起之叱約杖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克家子立百金之產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此寧忍笞乎太后至中都海陵率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是日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於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

常從與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

孝太后亦以爲誠然及謀伐宋太后諫止之海陵心

中益不悅每謁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至

汴京太后居寧德宮太后使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凡太后動止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告海陵及樞密使僕散師恭征契丹撤入辭謁太后太后與師恭語久之大槩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竟

謂太后以克爲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召黥檢大懷忠尚衣劄使虎特末使殺太后於寧德宮命護衛高福以兵士四十人從且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卽擊殺之勿令艱苦太后方禱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五十三海陵命焚太后於官中棄其骨於水封高福娘爲郎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海陵許福娘征南回以爲記銀二千兩敕戒特末哥無酣酒毆福娘毆福娘必殺大定間諡

卷之六

金史

三

徒單氏曰哀皇后自澤州城特末哥福娘至中節誅之其後貶海陵爲庶人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封遼王妃云初海陵南征至采石爲虞文所敗遂至瓜洲將渡江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行蒲里行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將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鵲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

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軍士攫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襲其尸而焚之收其嬪妃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皆殺之

卷之六

金史

三

貴妃定哥姓唐括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事海陵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宮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歸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海陵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答補爲辭曰彼輩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卽召烏答補爲符寶祇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溫葛

魯縉殺烏帶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為哀傷已葬烏帶卽納定哥宮中為娘子貞元元年封為貴妃大受幸許以為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自後海陵嬖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為不聞而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閤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為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既怨海陵疎已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

太皇太后

三

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裘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中皆裘衣固以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詭視何也我且奏之聞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聞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官婢抵暮遣出貴哥以告海陵定哥縉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為昭妃六臣奏宗敏屬近

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修儀高氏秉德弟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釋其婦女宗本于沙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及里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奏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為此耶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為修儀加其父高耶魯瓦輔國

太皇太后

三

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九后妃有請於宰相者收其使以聞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為昭媛堂古帶為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憐以軟金鵝鶩數枝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徇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憐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憐梁王